

果园，为我打开芬芳的城门吧

■吕进

10月23日，我正在进行眼部手术的术前准备，突然接到诗人杨牧从成都打来的电话，他急切地问我：“傅天琳真的出事了？”我说：“不可能吧，14号我们还通了信息的，她的病情正在好转啊。”紧接着，诗人吉狄马加从北京发来短信：“吕进先生，惊悉天琳过世，深感悲伤。人生无常，好友零落，痛哉惜哉。”天啦，看来，傅天琳的确永别了我们。

我和天琳相识于1978年。那一年4月，重庆市文联在南温泉召开重庆市文学创作会，这是打倒“四人帮”后重庆作家的首次大重逢，会议连续开了几天，气氛欢乐而热烈，有一种过节的感觉。在分组会上，一个陌生的短发姑娘来找我，她手里拿着一个“红梅”本子，上面写了许多诗。她说：“吕进老师，请你帮我看。”姑娘有些羞涩，自我介绍：“我叫傅天琳，缙云山园艺场的工人。”我当时是西南师范学院（现西南大学）外语系的助教，我和天琳长达40多年的终生友谊就是这样开始的。那个时候，她连一首诗都还没发表过呢。

第二年的1月，《诗刊》组织了“诗人大海采风团”，艾青团团长，参加者全是著名诗人，《诗刊》破格邀请了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傅天琳。这次采风对天琳产生的影响怎么估计也不为过，她的眼界大开，诗思泉涌。我在1981年第4期的《文汇报》上写过一篇《果园交响诗——青年诗人傅天琳剪影》，写她“从果园到大海”的经历，《新华文摘》转载了这篇报告文学。从此，诗坛就给天琳戴上了“果园诗人”的桂冠。

她从采风团回北碚，到西师来看我，这是她第一次到我家，也是我们两家友谊的开始。我太太忙邀她吃了饭再走，那个时候物质供应紧张，也比较贫穷，吃饭还是一个大问题。傅天琳说：“好呀，留下吃饭。哎，我在上海朋友家，一口气吃了八个包子。”我太太一听，天啦，来人饭量如此吓人，赶紧在已经淘好的米里又去加米，这成了我们后来常谈的笑料。

几十年了，我对她的称呼总是“吕进老师”，不会少那个“进”字；称我的太太则是“小李老

师”，不会少那个“小”字，其实“小李老师”比她还大半岁。而我则叫她的先生罗怀净“小罗”，跟着儿子半调侃地叫她“傅嬢嬢”，一直到她去世。“嬢嬢”是四川话，就是“阿姨”的意思。

果园，这是傅天琳的第一个独特印记。她的身上总是带着一股浓浓的果园工人的气息，很清新，很纯净，负氧离子很多。她的诗有技巧，但是她的为人却没有技巧，有的是工人的朴实、本分、善良、直率。诗人流沙河对我说：“傅天琳是个老实人。”这是很准确的评价。她也常常自嘲自己说的一些哈（傻）话，做的一些哈（傻）事。她喜欢谁，不喜欢谁；尊敬谁，不尊敬谁，一切都会对本人说出来，从不掩饰。她刚从果园调到重庆出版社的时候，面临很大的工作压力。我偶然发现她那时给我的一封信：“我由于协助本泉老师看一点诗稿，我的直觉不能化为编辑的文字啊！于是，我认真地、逐字逐句地读起了你的《新诗的创作与鉴赏》。有一晚，我读到晚上两点钟。请原谅，虽然我已经透露出这之前我没有细读这本书的真实。”

1987年，我太太在新桥医院做了八个小时的大手术，生死未卜，我24小时守护在病床前。那时，新诗研究所刚刚在争议中建所，我又刚刚从讲师被破格提拔为教授，真是“压力山大”啊。医院管理很严，不许探视，傅天琳却不知用了什么办法，居然说服了门卫，溜进病房看望了“小李老师”。我家没有其他亲人在北碚，读初中的儿子就没人管了，他一人在家，自己上学，自己吃饭，自己照料自己的起居。天琳得知后，从重庆出版社挤公交车到北碚，去我家看望儿子。在家里，她看着我的儿子，询问他的生活情况，谈着谈着，实在忍不住了，大哭起来，抱着儿子说：“我的儿子，你受苦了。”

新时期，是傅天琳的又一个独特的印记，她是新时期的“新来者”。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新时期，那是中国新诗多么美好的年代！我曾经在《文艺研究》写过一篇文章《论新时期的“新来者”》。我说，新时期有两类年轻诗人，一类是朦胧诗人，一类是不写朦胧诗的新时期出现的年轻诗人，后者可以叫“新来者”。她立即写文

章呼应，题目是《我是新来者》。新时期诗坛非常活跃，众声喧哗，但是，不管诗坛上吹什么风，时髦什么流派，天琳都漫不经心，更不会卷进去。她守住自己的诗的尺度，去选择，吸纳各流派一切有用的营养，丰富自己。她不属于任何流派，她又属于任何流派，她单纯而又丰富。傅天琳拥有敏锐地感知诗美的天赋，她的艺术生命特别长，从十几岁到她去世前4个月写给我的墓志铭，整整有60年。读天琳的诗，你会感受到诗里有她全程参与的生命，她的心跳，她的体温，她的微笑和她的泪水，你会被她的诗句所触摸，所感动，所提升。一个诗人能够如此完美地进入到生命这么深这么柔软的地方，说实话，在当代诗坛是很难有人能望其项背的。

我和傅天琳算是至交。即使很久不通信，长期不见面，对于诗坛的人和事，我们都会知道对方的看法，心灵感应绝对是准确的。40多年里，我们有许许多多有趣的经历，罗夏买苹果就是很有意思的故事。1988年，我在北京北碚饭店出席第三届全国文学奖（诗歌奖）评委会，现在已是外交官的傅天琳的女儿罗夏那时在外交学院念书，我就叫她到饭店去玩。评委们全部住在饭店的二楼，每个人的房间大门都写有姓名。罗夏是傅天琳的女儿嘛，对诗人并不陌生。我住在走廊的最里面，于是便带着小客人一路从走廊走过去。罗夏看到“艾青”，吐了一下舌头，哎呀了一声；又看到“臧克家”，又吐一下舌头，哎呀了一声；再看到“冯至”，又吐了一下舌头，哎呀了一声；就这样，她一路“哎呀”到我的房间。送她走的时候，我问，罗夏，哪里有水果卖呢？那个岁月，水果可不是容易买到的。罗夏说：“这一带我比较熟，我带你去。”于是，出得宾馆，她带着我疾步地走街串巷，可积极了，终于在一个偏僻的小巷里买到了苹果，装了一塑料袋。我又送罗夏去搭公交车回外交学院。挤上车后，罗夏转身向我挥手。我把塑料袋从车窗递上去：“拿好啊！”罗夏的笑容一下子尴尬起来：“怎么？找半天，是给我买的吗？”

2019年11月，中国作家协会在北京召开全国诗歌座谈会，重庆应邀出席会议的人最多，有5

人。会议期间，重庆出席会议的娜夜、傅天琳、李元胜、蒋登科和我一起拍了一张照片，这是我和天琳的最后合影。有位诗人向天琳埋怨说，分组会议太枯燥，每个人都念自己的发言稿。天琳笑起来：“我们这组才不是这样呢，吕进老师好会主持会议啊，不断插话，会议热闹得很，好安逸呀，你赶快转组过来吧！”

2021年6月，新诗研究所和悦来集团在悦来联合主办“悦来新诗力艺术节”和“第七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”，我给天琳发信：“你来一下吧。”天琳立即回信说：“吕进老师，我病得很重，悦来可能来不了。”我这才知道她病得很重，于是准备去看望。她来信说：“别来，要做核酸检测，不然不准进来的。”6月23日，天琳发来微信，我读了以后，心情沉重。天琳写道：吕进老师，我的病很重很重。我正在和病抗争。如果我赢了，我就是老英雄。如果出现万一，我希望长眠在果园，并请

在墓碑上刻下这样的诗句：
果园，
为我打开芬芳的城门吧
让花朵们因我的诗加紧恋爱
让落叶得到安慰

北碚区委区政府一直在筹建傅天琳诗屋，作为中国新诗创研中心的一个组成部分。北碚区建立的这个中心由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作指导单位，吉狄马加题写匾牌，已经选址在北温泉公园里的兰草园，即将挂牌。10月14日，我给从加拿大赶回守护妈妈的罗夏发去视频，告诉傅嬢嬢诗屋的进展非常顺利。罗夏来信说：“吕进叔叔，非常非常感谢。我把视频放给妈妈听了，她说你们安排得很好，可惜她现在完全出不了力，今年一年都在生病，住院，没有顺利过。真心感谢你们做的这所有。今天是重阳节，也祝愿您和小李老师健康平安。”这时离天琳去世仅仅相隔9天。兰草园离果园很近，就让洋溢着嫣红、黛绿、鹅黄、青紫的果园，飘散着淡苦、浓甜、幽香、芳馨的果园，陪伴着诗人傅天琳的诗吧，永远永远。

在这些日子里，我想起鲁迅在《纪念刘和珍君》中引用的陶渊明《挽歌》中的诗句：“亲戚或余悲，他人亦已歌。死去何所道，托体同山阿。”亲人或许还没有走出悲痛，友人也已经唱过了挽歌。生死都是寻常事，就让身体同大自然融为一体，成为永恒的大自然吧。昨天，我到天琳家去看望小罗，小罗说，天琳是在他的怀抱里，有儿子陪伴在旁，安静地闭上眼睛的。可以看到，在平静中，生命体征在屏幕上一点点消失。这给人以安慰。

傅嬢嬢，你安息！

追忆天琳老师二三事

■付新民

西南大学玉兰诗会，同年11月，我们又在第二届北碚秋韵诗歌节歌马柑橘园采风。我们越来越熟络，但我从来都没有单独给她发过短信或者微信，虽然我们彼此都留了联系方式，也确信随时都能够联系上对方。我相信她是不缺问候的，我也不想落入俗套。不过，通过朋友圈，我们还是互相了解的。

2019年元月，蜡梅飘香绕静观创作采风活动结束后要照集体照，大家选了一个可以眺望远方的斜坡站定。在自由组合站位时，她照例自然地在前排C位。之前因为来的大咖比较多，大家站位免不了谦让一番。傅大姐说：“家门，照相离我近一点哈。”她还一直把我这个小家门念叨着，照顾着，着实让我感动了一把。于是，我选择站在她右后方斜一人位。我想，作协的活动多，以后还有机会，没想到那竟然是我和她的最后一次同框。

记得有一次我们在一起单独呆了一段时间，她曾对我说：“我的文化低，像你那样的诗我写不出来。看得出你是科班出身，功底深厚。你的古诗写得真好。”我知道她是想鼓励我，因为诗歌的共同性强，她怎么可能不知道我

诗的好坏呢？对，她一定是找寒暄的话题或者是鼓励我。她的“星期天山就长高了”多么富有诗意，她的“即使每一片叶子都写着家的地址，我还是迷路于家门口”，一下子把北碚近年来的变化写活了，这是我一万字都达不到的效果呀。傅老师的诗是来自于心，浸入骨髓和灵魂的，我的充满匠气的蹩脚诗怎么能和她相提并论呢？

虽然交往多了，我还是没放得开。后来我和同事策划了一期知名作家诗人进校园活动，当时想邀请她出席，又怕面子不够，就委托蒋主席去邀请，没想到她答应得很爽快。我们去接她的时候，她还说：“家门，以后有什么事，你可以直接找我，免得麻烦蒋教授中转，他事情多，不像我退休老婆婆一个。”说完照例爽朗地笑了。

我终于彻底放开了，可傅大姐离我却越来越远。

我事前竟然不知道她病重，她的告别仪式也因为有事没能出席。我很难过，傅大姐是我真正佩服的大先生，她已经去世一周了，我才终于平复点心情，才想起来写点什么。大约是大悲情不能自己吧，先生千古！

我曾在秋天遇见你

怀念傅天琳老师

■殷艳妮

多么幸运，我曾在秋天遇见你
有细雨的温润，也有风的柔软
一枚果子的芬芳，将岁月的磨难
酿出金黄的色泽

我曾在诗里遇见你，有大地的辽阔
也有山的坚韧
北碚的女儿，诗歌的女儿
请拾起这片季节的落叶，每一条脉络里
写着你归家的地址

将梦的翅膀寄予缙云山的隼秀峰岭
将磅礴的相思涌入嘉陵的滔滔江水
从此，我愿在每一个梦醒的早晨
以最虔诚的姿势，守望你的果园

该是道别的时候了，当你转身
向秋的更深处走去
静静的，我们都不要哭了啊

就以微笑送别
不要让泪水，打湿你回家的路

月光冰凉

——怀念傅天琳老师

■张万林

绿色的音符从林中
飘来，穿过那些成熟的果实
凉意让步子更轻
听不到的细密像风像雨像不知所名
的声响，跌落树下
哭泣的人，听到了自己的心跳

再也没有人能喊应果园里的主入

月光是如此的微薄，像一块寒风
里的铁
接近的人瑟瑟发抖，比起这些红
润的果实
我更愿意留下这枚发黄的柠檬
酸酸甜甜也许更能知解主人
留在这里的意义